



积极面和消极面

美国的政策应承担起全球化的责任，将贸易的输家转变为净赢家

艾伦·S·布林德

对待全球化，你是持支持态度还是反对态度？这确实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就像问你对每天的日出是持支持意见还是反对意见一样。总之，无论如何太阳都是会升起的。而你需要作出的选择是，尽量利用日出，享受阳光和绿茵，还是强调其消极的一面，比如说晒伤斑和毒葛。或者，你可以制造属于你自己的幻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遮严窗帘，就假装太阳根本没有升起。

有些人似乎看好最后一个选择。不过，民族国家没有这项选择。自从大萧条和二战曾暂时性但又无反顾地逆转全球化这一潮流之后，历史力量和技术力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直在推进着全球化。而且这些力量还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各个国家必须决定如何实现全球化积极面的最大化，同时将其消极的一面最小化，因为这两面同时存在着。

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自从19世纪早期的大卫·李嘉图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懂得，作为全球化典范的国际贸易既会产生赢家也会产生输家。那些国际贸易中的输家一直在抗击全球化，甚至在“全球化”这一概念尚未得名时就开始了。他们目前依然在抗击全球化，但是这样做早已不合时宜，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太在意他们的抱怨，正如我们钟爱贸易为我们所带来的收益一样。他们可能是特别的申诉人，而丧失工作机会则是他们所着力申诉的内容。他们可能希望暗中布局，让自己方得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技术和贸易可能就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

现在，世界日益被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凭借才能、秉性或者可能单纯靠运气就获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而另一阵营则被抛在后面，什么也没有。弥合，或者更精确地说，缩小这一差距可能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经济学家们强调说，贸易是一种正和博弈：赢家的收益超过输家的损失。这就是我们都支持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基本原因。国家（实际上是所有国家）所获得的净收益，使从赢家到输家的补偿转移成为可能。从算术上看，这样做是可能的，在原则上，让所有人都成为净赢家。但在实践中，这样的事情并不会发生。转移以及其他缓冲措施的力度很少能够将贸易的输家变为净赢家，即便是在社会保障优越的西欧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几乎从来都不这样做。

而且，补偿不足会产生两大主要后果。首先，贸易开放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那些具有高技能和高收入的工

作者比低技能工作者更加支持自由贸易。这并非偶然：那些条件优越的人从全球化中的获益程度要高于条件较差的人。其次，贸易协定中的输家经常反对贸易协定，因为他们预计不会从中获益。

因此，在为贸易的输家提供更多帮助方面，就存在公平做法（不平等程度较低）和政治经济做法（更重视贸易）这两种做法。怎样实现呢？具体的答案因国家而异。那些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通过更为牢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广泛且有效的工作再培训计划以及高压力的劳动力市场等——来帮助其劳动者应对经济变革的国家，可能并不需要专门为帮助贸易受害者而制定计划。不过其他国家可能需要。

国家所获得的净收益，使从赢家到输家的补偿转移成为可能。

美国恰恰是属于后一种类型。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于1962年推出，其目的是为那些由于国际贸易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专门的安全保障。但是，只有非常少的失业工人从中受益。同时，该计划也旨在帮助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如通过在再培训和向其他地方迁移方面提供帮助。不过TAA在援助和调整之间似乎更倾向于援助。而其他想法，如工资保险等，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但依然尚未被采纳。

美国近期在总统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不但是一个重要迹象，也非常具有反讽意义。说其重要，是因为美国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依然保持着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如果美国不承担责任，谁会去承担呢？其反讽意义在于，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似乎特别容易获得巨额收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全球的储备货币呢？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肩美国的市场灵活性、国内竞争力、经济创造性、创业热情以及勤勤恳恳对普通岗位的敬业态度？

从上述特征以及其他特征，基本上就可以确定美国是全球化的赢家。为了缓冲对输家的打击所制定的更好的机制，可以帮助整个国家获得这些收益。■

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及公共事务教授，也是布鲁斯金学会的客座研究员。